

湖南工商史料 汇编 第一辑



民建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工作委员会编
湖南省工商业联合会

湖南工商史料汇编

第一辑

(内部资料)

民建湖南省委員会
湖南省工商业联合会 文史工作委员会编

前　　言

湖南毗连鄂、赣、川、黔、粤、桂六省，为我国腹地的战略要地，境内丘陵起伏，河道纵横，交通称便，物产富饶，农业发达，古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由于农业的发达，农产品商品化的逐渐形成导致了商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和渗透，湖南几个较大城市如长沙、衡阳等地，开始出现了现代工业的萌芽。特别是解放以后的三十几年来，湖南工商业得到蓬勃的发展，尤其是工业的发展壮大，已使湖南成为一个以农业为基础，工农业繁荣兴盛，逐步向现代工业迈进的省份。

我们为了保存和积累具有湖南特色的工商经济史料，经于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五年共出版了《湖南工商史料选刊》十三期，由于每期容量有限，对于各方来稿，割爱殊多且与新时期形势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经研究决定于一九八六年起改为《湖南工商史料汇编》主要刊载解放前后，湖南各市，县有关工商行业史，知名企业的经营特点和管理方法，名牌特产以及敢于创业开拓进取的人物志和创业史，为研究近代湖南工商经济，提供参考史料。

民族工商业者在长期生产经营中所积累起来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技术专长，是祖国的财富，为党历来所重视。这对于当前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搞活经济，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繁荣可资借鉴，本书对此将继续加以征集，整理刊载，为祖国四个现代化服务。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民建湖南省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
湖南省工商业联合会
一九八六年三月

湖南工商史料汇编目录

第一辑

· 行业史 ·

- | | |
|-----------------------|---------------|
| 1 李兆明 张辅之 | 长沙市百货业史话 |
| 9 谢庭楷整理 | 衡阳市纱布业 |
| 15 邵阳民建工商联文史小组 | 旧时代的宝庆特商 |
| 25 张俊峰整理 | 常德市典当业史话 |
| 30 曾建华 李德昭整理 | 郴州油盐土产业的发展梗概 |
| 34 彭靖坤 屈先俊
李芸菁 熊伯鹏 | 解放前的长沙米粮业 |
| 63 张秀文 | 湘潭药材行的经营情况 |
| 73 鄱纪纲 | 益阳油业行商简史 |
| 75 许湘藩 | 攸县“西帮”药店的堂规店俗 |
| 85 殷光谦整理 | 益阳铸锅业的变迁 |

· 企业史 ·

- | | |
|-------------|--------------------------|
| 95 欧阳茂 | 益阳达人工业社史话 |
| 101 习清尘 | 洪江刘同庆油行与刘松修 |
| 104 胡跨釜 郑祖武 | 百年老店 活力不衰——记长沙原利生盐号的经营管理 |

-
- 112 张德文 李素奇 刻意创新 开拓经营——记湖南商药局的经营管理
- 119 省民建工商联文史办整理 经营有道 管理有方——记长沙大盛绸庄的生意经
- 126 谭正平口述 谢庭楷整理 衡湘机械厂与谭元琳
- 131 唐永康 衡阳詹有乾墨局
-

· 革命烈士志 ·

- 135 黄曾甫 献身革命 刀锯不辞——徐亮彩烈士事略
- 139 叶炳吾 李宗科整理 袁松林与株洲商民协会
- 140 张俊涛 常德商民协会与贺凤章
-

· 人物志 ·

- 146 黄曾甫 黄曦龄 长沙左学谦事略
- 149 曾少波 先父曾海楼传略
- 153 李德聪 我所知道的南解阜
- 160 朱振炎 宋先熙 津市市胡彬生传略
- 164 谢庭楷 衡阳李向荣传略
- 169 曾绍参 湘潭黄政衡的一生
- 174 丁炽孙 忆我父发明羽绒机器之前后
- 178 段吉璋 我的父亲段楚贤和锡矿山锑矿业
-

·名牌特产·

- 185 曾绍参 湘潭名产“灯芯糕”
188 熊永章 邓人璋 沅陵的“龙兴牌”酥糖
189 葛顺荣 曹根深 湘乡烘糕
-

·附录·

- 191 黄麟龄 执笔 记长沙市工商界1950年北上参观团
209 湖南省民建、工商联
长沙市委组织部文史委员会征集整理 长沙商业行话汇编
233 谢绍泉 商业竞争十要诀

长沙百货业史话

李兆明 张甫之整理

百货业随手工轻工业之发展及洋货倾销而兴起，为现代商业之一大行业。据兰心著《长沙市工商业及救济事业的沿革》载：“前清咸丰、同治时轮船、火车均无，只有广货店，广货之来路系由广东韶关转运郴州，由郴州民船直达湘潭，省城商人办广货，由湘潭批发而来”。前清时有丝线、颜料店兼营日用品，卖针、线、扣、夹、顾绣、花边、脂粉、文具、首饰、梳篦、漆器苏广百货俱全、品种繁多，此多系苏粤产品，故百货业最初为丝线业后名苏广业。

清光绪三十年（1904）长沙开埠，日、英、德、美等国外商来长设行开店，外货由沪进口，轮运长沙倾销，苏广业扩营洋货，占购、销额十之七八。故又有专营苏广洋货之店铺，称洋货号，继分批发，零售商。清宣统年间长沙有苏广洋货批零店共四十余家，其中营批发者有永安福、恒昌福、福源祥、瑞和、祥记、黄合兴、恒昌阜、厚德恒等。因洋货倾销，营此业之店铺，日益增多。大店多设八角亭、红牌楼一带，如天自福、逢源长广货店等扩大门面，大肆修饰，仿上海时新、安装大型玻璃宝笼橱窗，陈列样品，五光十色。小店二、三百银元资本，如雨后春笋，遍布街头巷尾。还有的摆摊设点，或肩挑货担，串街走乡，摇鼓叫卖。

行会始见于清末，同业有魏振邦（桂松）等人首倡集资购置房产，（今青石井）立同业公所。民国元年（1912）裕兴

祥洋货号与日商大石洋行因退货纠葛，大石行打伤裕兴祥号店伙，同业公愤，报都督署与日领事交涉，判大石行赔偿医药费用，罚酒席六十桌，鸣鞭炮廿万响道歉。公所初创，即露锋芒，威信增高。惟公所房屋狭小，借江西会馆万寿宫摆席鸣炮，因其会首不允鸣炮，遂沿街鸣炮而去。同业不悦，乃共议按店捐募款项，另购药王街三进房屋一栋将同业公所迁此，改名为苏广业公会，设会长、总管、执事各一人，同业集议，联谊团结，融洽感情，相互关照。分批发零售设议价组织，价格划一，不得烂价。各店入会所纳入会费并按月纳捐、由会掌管使用。

洋货输入，外商悉有调查，据民国二年（1913）6月《实业从报》四期载：日本农商省委员太田外世雄对长沙市场有详细调查报告谓：“长沙为本省商业中心，复为消费焦点，凡外国输入品，多先输卸于此，然后散销于他市镇”。历述长沙市销、商情、外货等实况，力主输入布伞、肥皂、水、牙刷、袜子、卫生衣、汗衫褂、被面布、帽子、毛巾、香水灯具及罩、玻璃器、玩具、装饰品、镜、花边十六种日用品，垄断销场，经营洋货者，均牟厚利，如永安福洋广货号老板梅景福（江西人即梅子刚之子）因卖洋货而成巨富、梅与德经商韩礼生甚密，民国四年（1915）欧战爆发，德商洋行撤离，以颜料为大宗的全部货物，降价一二成由梅收进，不久，外货断绝，德货价涨几十倍，梅遂成富商，永安福号资本增值银元二十余万，后改营颜料业，其他店铺，因营洋货盈利亦巨。

民国八年（1919）“五四”运动后，以营洋货为耻。省会学生联合各界提倡国货，严禁买卖外货。同年七月七日在教育会坪举行焚毁日货示威，人心大快。行业员工纷起成

立国货维持会，锄奸团，登记日货在途及库存数，有暗地买卖者，罚款封门，致数月后日货绝迹。因有国货之振兴，沪之搪瓷器皿、水瓶、胶鞋、日用化妆、针棉织品等轻纺工业相继建立，产品质量不次外货，如五洲固本皂、三星牙膏，蝶霜，大中华胶鞋等均比洋货好，此后苏广店号批、零均以国货为主。民国九年（1920）张敬尧督湘时，兵痞横行，强赊勒买，营业维艰，店铺关门，另谋生计，苏广业由原二百六十七家，减少到一百三十六家。（据民国十年二月廿三日《生计志》载）。

民国十五年（1926），北伐军进军长沙，市商会之外，又成立市商民协会，百货同业公会改选原会长，魏振邦因匿藏仇货被押戴高帽游街。是年十二月苏广业店员组成店员联合会，隶市总工会领导，该会成立后，向资方提出店员八小时工作制，并呼吁救济安插失业同人，并于十二月廿八日起实行罢工。当经总工会和长沙市党部（国共合作）于民十六年一月作出仲裁苏广业门市部按营业额每元抽二分七厘，批发抽五厘，通告于翌年一月八日复工，资方否认此项仲裁，以致未达成协议。民十六年（1927）一月十七日苏广业店员联合会纠集数百人将市商民协会会址捣毁企图迫使苏广业资方接受仲裁。以致掀起轩然大波，市商民协会组成特务委员会推举丁子钦、吴石松等十五人为委员到党政机关请愿，要求惩办凶手，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未得结果，商民协会决定于一月廿三日下午二时全市自动停业，廿四日湖南省党部出面调处，几经谈判，达成协议，同意店员日工作八小时轮流上班，分批休息；确定同业公会集资一万银元，交店员联合会经营管理，租赁两处业铺面作门市，全部安插失业人员，一场风波，始

告平息。此事为大革命时期长沙工商界劳资纠纷，一件大事，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猖獗魏振邦东山再起店员会亦解散，但店员八小时工作及例假轮休，学徒出师之工资待遇等沿袭至今。

自民国十九年（1930）时局乱后趋稳，沪、汉、穗、津等市，轻手工业复兴，品种质量，日新月异，粤汉，湘赣铁路通车，公路河运成网，长沙货运畅通，不久，国货陈列馆于1932年开幕，上海国货公司长沙分公司营业，苏广业全部经营国货，苏广业遂改名百货业。继后，上海中国化学社、家庭工业社，华丰、益丰、铸丰搪瓷厂来长设发行所，广生行设双妹牌花露水长沙市部致长沙百货业店铺日多据民国廿三年（1934）统计百货店二百六十余家。批发店集中于皇后街、朝阳巷，大店多在八角亭，司门口，红牌楼，中小店则集中于中山路一带。据民国廿四年三月《湖南国货月刊》二十七期载：民国廿三年（1934）“长沙市百货业极形发达”批发号二十四家年营业额600万银元；三百八十余人，零售门市店二百三十五家（夫妻小店未计）营业额一千一百四十一万银元，一千七百三十余人，为扩大生意，多揽经销，大五洲百货店与上海三友实业社签约，改牌特约经销处，经销西湖牌毛巾，被单、抬布，三角牌药品及混纺条花呢等产品；太平洋百货庄与天津毛纺厂签约经销抵羊牌毛线名曰湘记经理处，次年（1936）大德昌、太平洋百货号均设分店，扩大营业，因沪品北运阻滞，厂商延期付款，向长推销；穗产胶鞋、电筒布伞、电池等大量涌到，长沙百货业买卖活跃。民国廿六年（1937）抗战爆发，上海时局吃紧。厂商脱货求现，长沙大德昌，大五洲，裕阜长、太平洋、人和昌百货

号大批购进，各进货十多至三十余万银元，赶运长沙。不久沪，宁沦陷，物价暴涨，黔、滇、川、陕等省客商云集长沙采购，故长沙百货批发业务极盛，各大店营业额均在百万银元以上，盈利甚巨。次年（1938）初中国内衣公司开业，与上海内衣公司特约经销，三层大楼，耗资七万，独揽内衣生意，尤以纹皮、麂皮大衣、茄克走销甚俏，日营业额银元二到三千元，大亚洲百货店同期开张，集资银元五万，日营业额上千元，此为长沙百货业之鼎盛时期。

“文夕”（1938）一炬，各店均焚，国货陈列馆关闭，上海设长之国货分公司迁往重庆，新世界商店货运株洲，大德昌，大五洲号庄撤到沅陵，太平洋店分迁衡、邵、裕阜长、人和昌、义昌、公信昌、谦信等批发号均各撤离长沙，损失十之八九。火后，部份店号回城，搭棚营业，国货陈列馆经修缮后，附设商场亦先后开张。

民国二十九年（1940）四月省政府饬令恢复百货业工会，登记注册，抽捐征税。批发大店如大德昌、大而康、大兴长，裕丰长，同兴昌、大达、谦信、新昌隆、汪建记、振湘、大公永批发号，陆续在衡阳复业，业务占该市十之六七几年内独成一帮。到民国廿三年（1944）湘北大战，日军犯长，长、衡百货业多撤到贵阳，重庆。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各业待兴，百货业纷筹恢复。十月同业开会，改组同业公会，一年内各店铺面修葺或重建一新，先后开业。八年离乱，人心思定，市需增多，加之沪品价落，厂商仍以赊销，期付办法扩大业务，货源丰富，生意兴隆。一九四六年同业登记，百货批零大店六十一家，（中小店未计）年底增至一百一十八户，时美货大批涌

入，充斥市场，摊担骤增，店铺营业下降。加之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一九四八年六月有三十一家店号申请歇业。

百货业进货多自产地厂商，以沪、穗为主。批发号按其业务大小，各派一至三人驻沪，聚居一新客栈，自成一帮，互通消息。店庄电传行情，讯息灵通。国货直接向厂商购进，外货通过经纪向洋行采办；厂商、洋行均设“跑街”至客栈主动与庄客做买卖、谈生意。

粤货购自广州、韶关，在铁路和公路未通车时，多肩挑或以土车运送由郴州入湘，再以民船转运；大批百货由穗轮运上海转长。北京绒球、京花、装饰品等，多由丝绒铺北上推销湘绣后捎回；天津毛绒多定店经销；苏州卧席、福州漆器，温州折席等货，每年由沪庄派人专程前往产地采购。大件笨重商品如搪瓷、胶鞋、玻璃制品、蛤蜊油等，均木箱包装，每箱三、四十打，用帆船运输，历二十天左右，后改联运，胶鞋十打一箱，搪瓷盆五打改木架麻包，绒袜改用牛皮纸，每包由五百打改为五十打，由沪转运武汉转火车运长。批发商号货销外县，约占十之六、七，主要为南、华、澧、安、益、沅、津等县市城镇，批发商号，设有专人分管各县客商往来，日必联系，沟通情报，洽谈交易。零售大店均各自向产地进货，中型门市亦多派人直接采购，仅小店从本埠批发号购进。抗战中，物资匮乏，货源困难，沪品多经宁波，金华转运或经杭州萧山、嵊县、诸暨甚至绕道香港走海陆丰、沙鱼冲、东莞转运长沙，间常派人至广东芦包、梅县，福建漳州、石码、建瓯、南平，浙江金华、兰溪等地进货，“有货是宝，到手即财”。

批发店号多合伙集股，推能者经理管事，统管购销业务

和用人，当时批发进货赊销为多，一月两比，一年三比，十二月初放四十五天开期，比期付款，故信誉最为紧要，自清末长沙百货业驻沪设庄后，几十年无一倒帐，偶有一两家银根紧张、到期付不了现的，行业以莫怀德、苏寿嵩为首，组织大户支援，代兑到期庄票，以维行业信誉，因而上海厂商对长沙放手赊销，多给延期优待，每年派人来长探行情，签订购销合同。沪庄人员与店中日必通报，以便经理随时掌握商品俏滞，价格涨落，银根松紧，折息高低等变化。看准行情，大胆批进，有时一次进货量达资本的十至二十倍。对市场消费，农村收成丰歉，时局变化等亦时加体察，以图看准拿中。如欧战爆发，外商撤走时大量收进颜料、人造丝、毛线、开士米、川扣，四件等货；抗战中多方抢运上海货物，结果均获厚利，总之经商，应注重信息，善于掌握时机，灵活应变，如销货求快，脱货求财，惜售蚀本，微利保本，有时甚至亏本销售，如此种种，妙在运用适宜。

零售经营，重在推介接待，店堂装饰，商品陈列，经常翻新，橱窗陈列，有专人设计，按商品花色、外形、图案折叠摆布，美观大方，清新醒目，同时在影院报纸放映和刊登广告，张贴海报，散发传单，举行纪念活动，招徕生意。顾客进店，主动笑迎，耐心推介，和气议价，大小买卖，一视同仁，自国货陈列馆商场开业，统一划价后，行业推广明码实价“一言堂”，改变昔日行业中讨价还价之陋习。

一九四九年八月长沙解放，十一月重组百货业同业公会筹委会，对行业普查登记，共三百二十九家（包括夫妻小店），次年元月审查发证，批发店五十七家，零兼批十八家，纯零售店二百五十六家，合计资本旧人民币一百二十一

亿元，共一千四百四十六人，同年振湘源批发号转入利华橡胶厂（现长沙橡胶厂）另十二家批发店转入电珠、织染业和棉织业，零售店按区分十四个小组，以联组名义，向银行办理贷款，在工商局领导下，由公会筹委会组织行业学习，宣传政策，改进业务，整顿企业，调整劳资关系，一九五一年，大德昌、大新昌批发号转入湖南企业公司。八月又有民生厚、大新、新世界、和济、启记、五丰、衡湘、群康福批零店转入长沙企业公司。继后，美丰、三友实业社转入五一、百达肥皂厂（后转湖南日化厂），慎丰转入机械厂，至此批发大店全部转入公私合营。一九五五年零售店实行联购代销，组成十三个联组计一百九十一户，下半年并点，设十九个大店和十九个合作组，次年（1956）全行业公私合营，属市百货公司领导管理。

（长沙市两会文史委员会供稿）

衡阳市纱布业

谢庭楷整理

一、沿革

衡阳纱布业包括土布染坊，绸布零售店和棉纱匹头店三部份。为衡阳市第一大行业。它是由土布染坊逐步发展起来的。初以“梅葛公”为团结同业的祖师，起着行会作用。一九三〇年才正式成立纱布业同业公会。

早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南门即有振隆，吉丰；北门有老永大、鼎记等土布染坊。后来又有至德厚、祥发，新裕成、庆云等染坊出现，以至德厚的染水，誉满湘南。土布主要来自四乡农户、和小手工织纺。民初、渣江和吴集一带的土布，大都集中在学门前的雷祖殿交易。

绫罗绸缎的经营，以河南帮为最早，继之有京、广、苏、杭等地商贩运来推销。北门光华庙就是当年河南帮推销丝绸的一个据点。之后河南帮因经营保守而被淘汰。民国初年，衡帮的一品升帽子店乃起而代之，于民国十年（1921）时，增设丝绸宝笼，敞开陈列，深受顾客欢迎，营业蒸蒸日上，接着有正康祥、维新祥，振声誉，荣华新等店以有利可图，竞相经营。

一八九〇年岳州，长沙先后开埠、洋纱、洋布源源流入衡阳。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商务官报载：“外国货之输入衡阳者，以棉丝、棉布为多，每年输入竹布约一千余箱，（每

箱40匹、每匹40码)洋布约二千余捆、(每捆20匹、每箱40码)”因此，衡阳的土布染坊，均纷纷经营机制布，纱布业也有由土布染坊逐步演变为兼营匹头店，匹头纱布批发店，匹头纱布绸缎批零兼营店，以及绸布零售店。此外，还出现一些肩负绸布、走街串巷，沿途叫卖的“布把子”。

二、纱布业的盛衰变化

清末、江西吉安商人芦梓述，芦安善合资开设新记匹纱号，赣籍大贾刘荆山入股后，改为三义。拥资达三十万两银子。一九一三年派黄奉三赴上海设庄。是为本市纱布业在上海设庄之始。这时以朱蔚庭为首的福和、德和，公和与万隆，所谓四合一隆的和字号；以曾子桢为首的裕茂，裕大与裕盛，所谓裕字号，以及忠慎厚，锦华祥等匹纱店，黄德记，荣安，锦章等染坊兼匹头店，都向上海进货。盛极一时的吉安帮垄断了衡阳的纱布市场。一九二〇年衡帮王玉衡独资开设九河源，接着彭礼仪丝线店改为大德昌匹头店，义生永、义利和、同心庄、俊德盛等棉纱匹头店先后林立。突破了吉安帮的垄断局面。至民国十五年时，(1926)“衡帮商人，力谋发展市面，绸缎店铺开设特多”。如恒昌益、王恒昌、维新祥、振声溢、正康祥、荣华新、黄永丰、以及周义生等店，有如雨后春笋。尤以东乡泉溪帮的势力，最为雄厚。在衡、赣两帮的激烈竞争中，衡阳纱布业曾一度出现繁荣景象。

“五四”运动后，衡阳纱布业在湘南学联的倡导下，开展了抵制外货运动，“九·一八”事变、更激起了反日货怒潮。一九三一年十月三日大德昌布店因拒绝检查被捣毁，十月六日又在纱布业公会主席周福生所开的周义生店内查出大批日货，均予烧毁。外货被抵制后衡阳土布和国产纱布才有

所抬头。市场也日趋活跃。据中国实业志载：一九三三年衡阳纱布业已发展到一百三十三家，计棉纱匹头店十家，绸布零售店七十三家，染坊五十家。资本总额约九十万银元。其中纱匹店平均每户三万六千元，绸布零售店平均每户六千元。染坊平均每户两千元。全年营业额共七百八十六万银元。其中纱匹店五百四十九万元，绸布零售店一百七十二万元，染坊六十五万元，企业人员共六百八十人，其中纱匹店七十二人，绸布零售店四百二十人，染坊一百八十八人。

抗战时期，沪、汉、穗先后失守，继之，长沙大火，衡阳遂成为西南大后方物资集散中心之一。是时万商云集，号称小上海。纱布店增至二百二十家。其中绸布零售店达八十二家，共有员工近六百人。不少外地商贾，也纷纷向衡阳涌来，如浙江人在陕西巷开设杭州绸庄，镇江人陈子周在中山南路开设衡新纱布号，南昌行商陈某一次就从外地运来匹头五千多匹、棉纱二百四十件，在裕盛匹头号成交。还有不少大户散处偏街小巷及市郊区，窥测行情，吞吐甚巨。据民国三十一年统计，各大户运销重庆的布匹，即年达八十万元（法币）。几占该市年销量的十分之一。此外，银行、官僚资本亦乘机插手纱布经营。湖南省贸易局与湖南省银行联合，在青山街设立裕新贸易公司，经营土布、棉纱业务。衡阳纱布市场，一度出现空前繁荣。

旋战火蔓延湘省，日机轰炸频繁，如珠琳巷俊昌染坊在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〇年曾两次遭炸，店毁人亡。九河源店伙王颂祥因抢运货物而丧生。吉安帮“四合一隆”的纱布，在广州被炸，淡水遭陷、周村遇劫、西贡、托伦受阻。计先后损失布匹达二万匹，棉纱数十件，以至一蹶不振。一九四